惜抱軒文集

墓誌銘三

抱犢山人李君墓誌銘 并序

自劉海峯先生晚居樅陽以詩教後進倜儻爲詩者大率稱海峯弟子然吾謂爲詩自有性情非其性情雖學不能善李君僊枝字寶樹遊海峯之門學其詩而似之孤介自喜爲縣諸生早棄去科舉學在家爲園池植竹樹自娛稍稍積錢即出遊覽山水遠絕城市其性情與詩人矣乾隆五十八年余在江寧君忽至問所自來曰偶思洞庭及錢塘西湖因遊月餘途間未嘗與人談話

今將歸過此來見君耳因邀余至其家後余歸里以君居抱犢山去城猶百里餘未及往也而君旋卒卒後君從子宗傳述君意欲余志其墓余以君之可稱述者如此因許銘之君祖熙裁父光璐娶王氏卒於嘉慶元年三月十一日六十四歲抱犢山人其自號也銘曰

大江之北浮渡之東抱犢巃嵸是爲詩人之幽宮林高谷窐寥寥泠風如或吟嘯於其中

孫母許太恭人墓誌銘 并序

太恭人常州宜興許氏女武進孫氏婦考諱建康熙辛卯科舉人廣西義寧知縣舅諱謨康熙辛未科進士禮

部主客郎中夫贈中憲大夫諱枚生主客之第三子也少而父母皆喪其兄鳳飛爲思承州吏目攜至廣西義寧見而愛之遂以女與之爲贅壻於義寧官舍二年生子孝勳又二年贈中憲大夫卒時思承已前喪矣而義寧無子廣兩姓後皆無依頗欲奪女志太恭人以死誓且曰女在何不若兒耶數年義寧卒於官太恭人奉父夫兩柩踰嶺嶠沿湘越洞庭歸於江南訪求武進孫氏僅一宅而五世同居之太恭人分有敝屋兩間而已以宜興贍嫁田易之於武進得二十餘畝不足供食於是晝則紡織針黹以助食夜則課子讀子有過必撻之撻

畢必大慟其後孝勳中乾隆丙子科舉人又後十年得句容教諭太恭人從武進至句容乃命以武進田為祭田曰予有薄祿吾田宜奉公矣又後二十三年孝勳為河曲縣知縣其時太恭人之孫星衍以丁未科一甲第二名入翰林矣太恭人乃從居京師其後星衍爲兗沂道孝勳亦請告從太恭人居山東後星衍以母喪去官再起爲山東督糧道太恭人乃又與予至德州嘉慶十年六月十九日卒於德州官舍年九十八其平生嚴整不苟言笑而御下和恕未嘗以重語詈之體素健彊皆星衍去官居金陵燕山侯祠祠有假山小樓太恭人年

九十矣時輒不杖登之至於終壽而神明不昏也居武進時歸葬其父宜興亍父葬其母及子孫既貴矣命買田宜興供許氏祀而孫氏家祭後必祭許氏以報義寧德焉始以節孝舉得　旌表卒以子及孫貴累封至太恭人子一孫三星衍星衡星衢嘉慶十年十一月日孝勳葬之於武進夾巷口祔於贈中憲之墓桐城姚鼐爲之銘銘曰

懿女少罹疹閔酷矣秉節濟危峙煢獨矣忍寒與飢命子穀矣天褒以壽康食祿矣同穴於茲貽裔福矣

王母潘恭人墓誌銘　并序

潘恭人者通政司副使王公友亮之配也通政家本婺源而居江寧故娶於江寧潘氏贈武德騎尉安慶衛守備朝士之女年十八歸於通政事公姑能恭以承意事夫能任家事之煩俾通政得專力以成其學行當通政仕於京師時通政母林太夫人在堂恭人侍之於家代通政之孝養旣而林太夫人就養於都而恭人以子女衆多婚嫁未畢尚留里中王氏故富室也及通政仕而家已落宦愈進則貧益甚然人猶以富家敝望之惟賴恭人拼擋經營以供京師及里中之用其所任者甚難者通政於乾隆六十年以給事中巡視南漕至揚州恭

人乃一往揚州蕭夫婦不相見者十八年矣於是始一遇而逾二年通政卒於官矣恭人三子時長者行恕既喪次麟生終父喪旋亦喪恭人撫兩嫠婦及季子諸女悲哀勞苦整理其家常如一日自奉極薄而與人惟恐不厚年既老而早暮治事如少時凡姻親中外見之者未有不歎其賢而愍其瘁也又後將十年季子鳳生乃仕爲浙江通判三署府同知恭人從之官於嘉慶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於杭州年六十九恭人事佛甚謹而慈仁恭儉出於天性喜言人善門有言人過者必正色止之雖婢僕未嘗罵詈也六女皆適士族其季庶出

也恭人愛之甚以亡而慟故病遂至亟有孫一世林孫女四曾孫二嵩通政之亡孫爲之銘墓矣嘉慶十　年月　日其家將以恭人合祔復請銘焉其家世已詳於通政銘內者茲不復具云銘曰

賢者勞智者憂男外勤女內修懿恭人敬有謀䂓室中有與不臧黽勉靡安婾昌厥家貽多休惟母德不可酬銘厥藏慰明網

張母鞠太恭人墓誌銘　并序

太恭人淮安鞠氏候選州同知諱文燦公女年十六歸於𥛗山張氏贈中憲大夫彰衞懷道故循北河營守備

諱瑞贈中憲道夫人王吳兩恭人皆先喪無出而上有
母王太恭人惟鞠太恭人至能敬事以助中憲之孝生
子裕慶十一歲而孤卒能教督以成其才仕至河南彰
衛懷道而太恭人被　國恩晉封為始贈中憲復有歸
陳兩孺人各生一子一裕禧彰衛兒也一裕臣彰衛弟
也皆繈褓喪母太恭人撫育教誨其慈誠至三子若一
其後又成就禧與臣之子皆並登仕籍矣當贈中憲之
亡家貧子幼太恭人茹苦勤力守之以至子仕既貴而
飭躬如故戒約其家勿侈費至於施予親族內外則以
時而加豐惟恐弗至平日愛子甚篤及裕慶以道匪自

川陝擾及河南從巡撫入營與擒捕勁寇如是者三年太恭人時勉以盡力效忠而已母念已也河南屢被河患裕慶以府通判莅功防護及治衞家樓河日險工尤勞瘁太恭人勉諭之終不及私故子之績成官擢而封加母氏世以爲宜太恭人壽至八十於嘉慶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卒於彰衞道官舍裕慶自銅山遷居金陵故於嘉慶十三年十月十一日葬太恭人於上元縣東五十里張官山之陽以狀示姚鼐請銘太恭人一子得一孫保成方幼一女適宿遷附學生羅璞璞之子紳從鼐遊又鼐有叔嘗從居彰衞官所甚久夙聞太恭人誠

賢如狀故爲銘曰

儼其秉德賢以壽子爲國材用未究恩褒母氏豐且厚

金陵東南鬱深秀蒼山四周中一阜卜爲世藏昌厥後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總督江南河道提督軍務兼

右副都御史徐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端字肇之湖州府德清徐氏曾祖庠生諱元臣祖舉賢良方正岷州知州諱志丙考涉縣知縣候補府同知諱振甲三世皆以公貴贈太子少保資政大夫公生而强記明達涉縣贈資政公始仕江南知蕭碭清河縣皆臨河公年二十從官佐治於隄防疏導之法身習心

解及從之涉縣助挑引河工竣先諸吏阿文成公奉使在河上見以爲才公於例應選通判即奏留於河東河工遂補蘭儀通判逾三年蘭儀改爲同知官即以公升任調睢寧及開封下南河同知其間屢遭大河漲齧塞禦得宜河南稱其績乾隆五十八年大計薦卓異護開歸道印値湖北邪教爲亂從河督帶兵赴湖北界防堵有功　賜戴花翎旋以江南總督兩河河督合請以公署兗沂曹濟道其年睢州河決曹州河涸公豫築河北兩壩以待水至及睢州決口合河至曹漲甚賴壩以安

今皇帝親政公引　見以知府用其冬授饒州府知

府江南總督河督請調淮安府旋加道銜逾年擢淮徐道値改淮徐道專轄徐州公居任遭贈資政公憂其時河南衡工河決　上憂河事甚　命回籍治喪百日回徐州道任其後令以三品頂帶署河東河道總督公至衡工決口初塞善後之政皆公籌也是年冬即補授江南河道總督逾一年　上命設河督正副官以戴均元爲正督以公爲副逾二年戴公病歸公復爲正其年冬又改爲副逾一年裁副總河而公復爲河道總督公自嘉慶十年居江南河督任至是六年明習河事授吏程功羸絀必如所計躬耐勤苦以趨險急賴以安者

屢矣時有議改河入海之口者公往相視以為不可迄
今河入海循故口甚利皆公識之當也然而大河多變
非盡人力所可施而 國家以河淮濟運泛溜或引濁
入清漲急或權輕重決彼隄以保此岸於河道民居安
得無傷故公之才與所處之難皆 上所深悉也而
國有正法在任值有河患安能引天災而不為法受過
故嘉慶十五年冬遂令去職仍留工次公於是每遇要
工必以身先衆次年冬以治碭山李家樓決口旁開引
河公任其事嚴寒積勞遂至病甚世謂使其功完事定
天假之年必復為 上所奬擢而公竟不能待然其

所已見於世者亦可稱矣公著有迴瀾紀要安瀾紀要二書年十二而妣錢太夫人喪與母弟妹甚友愛及贈資政之亡遺庶子及兩女皆幼稚公撫之悽惻恩勤尤至見者爲感動焉夫人蔡氏生二女側室張氏生一子鏞　女謝氏生一子鑽　女公年六十二以嘉慶十七年四月初六日卒以嘉慶　年　月　日葬於

銘曰

河流渾渾東屆淮瀆朝治而平暮忽改奔敘功以人厎績者天佑維徐公　國之勞臣載任水官三十其年有勩其褻有資以安鬱蘊餘志曰瘞茲原

贈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三級鄧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巨源字崑發其先高密鄧氏遷居閩宋建炎初有左正言肅以直言著於宋史其後世屢遷明末居壽州入 國朝有順治丙戌科進士陝西洮岷道按察副使旭始自壽州遷爲江寧人生貴池訓導煊煊生康膳生重及堪重無子以堪子附貢生贈編修鑽嗣是爲君考君生而好學能文爲江寧府附學生爲人孝弟恭謹其父晚病偏枯侍疾不離側扶持抑搔數年不懈父以爲安教子嚴必使近正人延其從叔某爲授讀禮敬甚至後某老矣無嗣君朝夕饋之食其於宗黨戚友多施惠

君年五十五於嘉慶元年五月卒娶陳太宜人同縣歲貢生延年之女也君之事父母爲善太宜人能盡力以相之君族叔某娶於君亡之後而終不失奉養之宜者太宜人力也持家勤苦儉約及子既貴猶不改爲以廉正而已年六十九卒於嘉慶十七年二月生二子長廷楨嘉慶辛酉 恩科進士翰林院編修寧波府知府君考及君皆以廷楨在編修任得贈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三級君妣彭太君贈太宜人陳夫人封太宜人次廷樑先卒女一適王世琛君亡時已從葬考墓於江寧城南癸及太宜人没嘉慶十七年十一月 日合祔

廷楨乞姚鼐追爲銘銘曰
篤行好善生抑非顯其卒光衍懿媛在闈佐志繼緒同
藏雙棲

周青原墓誌銘 幷序

乾隆三十年春　高宗純皇帝南巡江浙合江南
士之獻進賦頌者召試於江寧自十六年　南巡至
是三召試士矣是年定爲糊名閱卷取中尤嚴而江寧
周君以廩膳拔貢生入試　欽定爲一等　賜舉
人授內閣中書舍人君之名乃大著於天下君入都供
職旋入軍機處辦事一夕內直　上偶問得君名

歎曰此吾南巡時所得江南才子也時大臣無不欽重君者君兩會試未第倏挂吏議君時年才逾三十耳而意沮喪無仕進之志君故通曉天下利病又善爲文奏既退閑於是四方督撫多請君入其署爲章奏而君亦藉以遨遊徧天下當君之得過以人有來探事者君對不知後其人得罪引君及同直軍機者皆未泄密也吏有與軍機官相惡者卽以不嚴斥探者傅重比鐫級其後與君同罪者復進用至卿貳而君獨遠迹都門雖其居幕府爲奏之善多爲天下稱誦而身一見枉終放廢以至於老此天下所共慨惜也君諱發春字卉含其號

曰青原人皆呼之故青原之稱尤著余初於京師見之其文辭書法之美交遊中所希見而議論和平與人接恂恂溫良人也余歸里主皖中書院君時來皖得再見甚歡余後至江寧而君尚依君子之桂於皖遂不見而之桂今以君柩歸矣君夫人沈氏賢而早沒生二子之桂安徽候補知縣之桐先喪嘉慶十六年十月十日君卒年七十四次年　月　日葬於江寧南古山之麓夫人沈氏先葬於是今以君合焉爲之銘者桐城姚鼐也銘曰

才高不盡其能名著不究其升智可逮遠而身失其憑

惟其君子長者也卜其後之武承

中憲大夫杭嘉湖海防兵備道長沙周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克開字乾三先世自豐城徙長沙明末張獻忠破長沙奇降諸生周繼聖至斷腕不屈者君五世祖也其四世孫宣智中乾隆甲子科舉人爲漵浦教諭以君貴贈中憲大夫君爲贈中憲之長子少有盛才後父一科而爲舉人乾隆十九年以明通榜引見發甘肅以知縣用授隴西知縣調寧朔寧夏之田皆河爲渠歲得河新水則腴得湖山宿水則鹻且瘠故渠有引河之閘又

有洩宿水入河石竇民謂之暗洞君在寧朔值唐鐸渠暗洞崩塞渠水不行上官從他吏建議塡暗洞而竭唐渠入漢渠以便寧夏之引河君念暗洞廢則寧朔水無所洩夏秋水盛民且溺力請修復之夏民以爲農事近新水將至不可待君約以五日爲之乃取故渠廢閘之石晝夜督工五日而暗洞復立又嘗爲寧夏治唐延漢來及大淸三渠皆前吏治之無功者君受檄相度或濬或徙至今民賴其利君再以卓異薦擢知固原州父喪去官服終爲姚州知州擢都勻府知府調貴陽府在都勻時嘗從巡撫與總督吳達善侍郎錢維城治貴州苗

民為逆獲其首從鞫之君謂錢侍郎用法有不當若闕爭不為下在貴陽亦以強直忤巡撫宮兆麟二公始皆憾而卒以重君旋以公累解職引　見復授蒲州府知府調太原府大清積纍修復風峪口隄堰障山潦而導入汾始君在寧夏治渠作閘民謂之周公閘至太原民亦德之於隄上作周公祠云擢吉南贛寧道署布政使事以王錫侯書案被罪然　高宗素知君賢吏也乃發江南以同知用值　駕南巡君以署江寧府見上命知九江府擢浙江糧儲道又調杭嘉湖海防道值改建海岸石塘君莅其工總督欲從柴塘近數百丈以

避潮君曰海不與河同徙而讓之潮益侵無益也力爭得止君督視勞甚致疾然猶不懈有任年餘以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二十日卒年六十一君生平所莅官皆有績善治獄多所平反禮儒生以私錢興書院而性尤廉其授糧道鹽革舊徵之濫而身與上官約不取一錢之賄上官故移之海防也没後家無餘貲娶張恭人先卒生子有聲乾隆六十年進士貴州大定府知府次有度早殤女三側室董氏生子有蕃國學生女一有蕃年未三十而卒君與張恭人合葬本邑河西鄉蘊玉山嘉慶十年有聲將復治其墓桐城姚鼐銘之銘曰

矯立其義惟堅以毅惡恤子忌奮乘民事辨害與利河
潮海澨方略載備衆曰君恃生爲良吏沒而民祀貽厥
厥裔銘告千禩

中議大夫兩廣鹽運使司鹽運使蕭山陳公墓誌
銘 并序

公諱三辰字北樞先世居義烏自義烏遷山陰之臨浦
鎮鎮去蕭山城二十里居者皆貫籍蕭山故公六世祖
至公皆稱蕭山人曾祖嚴州府教授贈奉直大夫諱正
治祖縣學生諱常敬考金壇縣知縣諱進森祖考皆贈
中議大夫公少爲蕭山縣學生援例爲安徽縣丞升廣

陽縣知縣以獲鄰州巨盜升府同知借補亳州知州亳巨州也訟者日進狀數十公得其狀即訊即判逾月訟者稀半年則鮮矣乾隆四十九年河南柘城民王立山爲亂距亳州百餘里公聞即募鄉勇得千餘人練習之河南官兵爲立山所敗公度立山必至設伏路左右而自待於城外立山入亳州境見無備易之趨城忽見兵駭而職伏起殲之衆遂潰生禽立山其年安徽大饑上官令亳州設兩粥廠以賑公計一州兩廠何足贍饑者自增三廠分設境內又收民棄男女者集於佛寺令一老嫗撫孩幼十如此數十處身躬周巡其間計其數上

官發銀會不及半移用以濟之人謂如此終必以虧庫
銀獲罪矣公曰活民而得罪吾所甘也當公劾王立山
時大學士文勤公書麟方爲安徽巡撫至亳巡其戰處
太息曰君將材也及覲賑民增嚴愈賢之令藩司盡補
公所費公以無累世以此益稱文勤爲知人也而總督
不喜公奏劾立山事不敘公績　純皇帝見奏以
理勢隱度知公之賢即令引　見加直隸州公旋知泗
州時書文勤爲總督保升知府引　見授常德府知府
調長沙府會征鎮筸苗亂公總理糧餉隨戰於平攏大
捷加道銜嘉慶四年擢廣西右江道廣西布政使按察

使十一年大計卓異十四年擢兩廣鹽運使公才高識
遠遇事陳說慷慨屢署兩司勞於吏事及授運使事適
而衆所利也公遽以老疾請辭職以去仕安徽時買宅
江寧城內及謝官歸江寧介諸子出仕自穿池種花竹
時會故人君一日謂姚鼐曰吾死君當爲吾銘墓卒前
一夕召客飲酒劇談夜端坐而卒爲嘉慶十七年五月
二十五日去官三年矣年七十有七先娶孫夫人生一
女卒繼娶方夫人生四子一女子候補知縣星珠府通
判星華布政司庫大使星軫布政司經歷星景側室王
氏生一子未入流星德以嘉慶十　年某月日葬

姚鼐銘之銘曰

仁及於民法可遠施功著於時中者餘才任於繁勞去彼膏脂惟以明智蹈夷遠巇清曠江城終以懌怡

奉政大夫順天府南路同知歸安沈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錦字中甫歸安沈氏自宋元有聞人矣君之高祖鉞貢生贈湖南按察使以德祀於鄉賢祠曾祖慶曾康熙庚辰科進士四川會理州知州祖世杓康熙甲午科副榜江西崇義知縣父麟炳增生祖父兩世皆以君貴贈奉直大夫薊州知州君少以文名以庠生中乾隆己亥　恩科浙江鄉試以舉人直四庫館敘勞以知縣

分發直隸授蠡縣長垣知縣嘉慶三年大計舉卓異擢薊州知州旋病後痊引見　上命往陝甘以知州用時直隸總督知君賢習直隸事奏留於直隸補安州知州州數遭水患有田畝久沒水者賦額猶存君履視知其病因請於上官奏除之嘉慶十年擢順天府南路同知南路所轄七州縣民俗悍而健訟君恩威兼施能燭其姦竇俗爲之戢又兼署治中府尹每倚君以治事畿輔殷繁君明習於事而敢任之勞憊益甚嘉慶十四年君六十有七矣遂堅以病辭任君仕終始在直隸直隸民佩其德者甚多其尤習者始署大名縣值殷文京

亂後捕餘黨安頁善最有鎮定之功在蠡縣濬龍河堤欲決隄矣君盡力護之身立風雨隄竟以固以艱去蠡民泣送者塞路過清苑忽有數十人素衣來拜送者問之皆君在省讞獄所平反人也冀城營被災吏散賑不善飢民怒噪欲死其令省中或議以兵往君謂必不可自請單騎往諭散其衆入城摘令印坐廳事決胥吏數人定其賑事一縣遂以帖然君之謝病也其三子惇厚方知雄縣乃赴其官舍其次年四月遽卒於雄縣年六十有八夫人長興朱氏爲歲貢生贈奉政大夫克州府同知謙谿女溫惠賢孝君少而爲客四方壯而在官

而卒不以家事累其心者夫人力也誥封宜人嘉慶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宜人卒年六十有九生子四長育乾隆乙卯科順天副榜杭州府訓導次敦奬兗州府運河同知次敦厚雄縣知縣次敦典嘉慶戊辰　恩科舉人女二長壻嘉慶辛未科進士庶吉士吳縣戴蓀瑩次壻候選主事青浦徐光煒孫八人以嘉慶　年　月

日合祔於　　山銘曰

沈族武康蹶興南湖誕賢今時播聞益昭君始文士起膺吏事功載紀能庶民懷懿輔於畿南劇殷是堪歛翮退飛不究所覃華華賢子繼爲國才懷槧操符騁秀聯

瑰亦有魚軒內修其德同爾嘉壎貽厥千億

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南昌縣儒學教諭鄱陽胡

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祚安字紹遷其先世居婺源有胡學為唐散騎常侍學之後十餘世遷居樂平又數世遷鄱陽琳橋里當明季有諸生居晉君之曾祖也君祖諱文焰入國朝為居士考諱世高以君仕時贈修職郎以孫克家貴累贈中憲大夫惠潮嘉兵備道君之妣曰詹恭人生二子伯常及君而殞繼妣徐恭人生子濟民贈中憲君暮年得風痺病臥起待人扶掖君時尚幼入塾讀書稍閒歸侍

疾左右甚得其宜勤苦無倦色見者爲悲之及既孤兄
弟相依力學奉母其季弟尤聰慧君自課之誦讀愛友
甚至而季弟竟以羸喪其時徐恭人有喪明疾又遭愛
子之殯不勝其痛君承事婉至苟可以慰親者竭盡其
力無勞與難於是以己中子爲季弟後自是數十年奉
侍安養徐恭人以終君爲學工力爲文既冠爲鄱陽學
生中乾隆二十一年江西鄉試屢試禮部不第卒乃授
南昌縣教諭君平生爲己及語人皆以敦行爲先而後
及於文藝及爲師儒之官尤以是爲訓從遊聞其言者
多有動焉當四庫全書館之開　朝廷廣求祕書而因

有以藏違禁書相告訐者亦有本非邪逆而陷人以妄詆所怨牽致官所人心惶惑君承上官檄主其事乃開示條目分別應呈繳毀與否人遵其教數旬而畢無被罪者衆以謐寧南昌有爲匿名書謗豫章山長張之衡其山長意疑爲某兩生也告巡撫覈兩生攝罪之君知其枉辯於上官未許君執之益力兩生卒賴以全君遇事能別白是非又堅定有守雖職卑所及不廣而所用意有足稱矣君卒於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年五十三娶童夫人生子四長國子監生克恭次廩貢生候選訓導克勳次乾隆庚子　恩科進士今安徽巡撫兼提督軍

務克家君所命爲季弟後者也次俟選知州克健孫五曾孫一君始亡浮厝於里今獲卜兆於　縣　山之原嘉慶二十年　月　日遷窆於是桐城姚鼐爲之銘曰

有懿修士擬始孝弟婉愉在室祥被門外以儒爲官亦正厥誼載施未闕餘慶斯大繩繩後賢卜玆松隧廼鞏幽藏降嘏百世

實心藏銘 幷序

實心藏者兵部尚書總督浙閩軍務桐城汪公之生壙也公自言平生惟矢心去妄而存實焉此念無間於終身故以名其壙且著說以示子孫以訓後且不爽實心

況生者乎又以說寄同里姚鼐使爲之𤕤銘鼐謹案公名志伊字稼門以乾隆八年正月　日生年二十九中乾隆辛卯　恩科舉人其歷官爲靈石知縣霍州知州鎮江蘇州知府蘇淞糧道江南按察使甘肅浙江布政使福建江蘇巡撫工部尚書湖廣浙閩總督其政績之美甚衆而其尤著者山西有孟木成者爲人誣以殺死張光裕一省之官皆定爲情實矣公驗其兒刀甚小與傷痕不合所序情節甚乖牾執以爲誣　欽差至猶頗以翻衆案爲難也公辨之詞證明而義堅正木成卒得生公名由是大起東南之漕爲天下至重公爲糧道

及浙藩尤能清理之使輸者不困而官運充自昔江漢汎溢沈浸民田或數十年且數百里公督湖廣時奏請建閘濬河而建立隄工親往督視用財實而工堅至今爲利其察江盜尤嚴緝法當而令行及在閩治海盜事皆整辦江海行者靡弗頌焉其自勵訓士及誨其家子弟一皆出於儒者之正義而歸於實心則公所自得之要也是藏成於嘉慶二十年公年七十三矣聽謂古人多以垂暮之年復大建勳業若漢趙營平宋文潞公皆以入九十而更有事功載於史傳今公雖逾七十而精神尙健足爲　國任前日之事可書後日之業吾不能

紀然惟一以貫心之道成之則事雖未見理則可明大
人君子之道一於誠而已以是作公藏豫銘可也公曾
祖諱　祖諱　考諱　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
妣皆贈夫人公夫人姚氏先卒已別葬子　孫
銘曰
國攻巍崇寢食之細悉以誠將一言可徵猗惟汪公名
德亞臣淵淵其心自矢畢身其行未央焯其已見銘告
千祀爲士林勸

記

晉鎮南大將軍于湖甘敬侯墓重修記

晉丹楊甘于湖敬侯卓初起有平石冰陳敏之功逮元帝太興中屢著勞績封于湖侯爲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鎮襄陽有惠政於襄陽及王敦稱兵爲亂侯露檄致討聲動京師事皆詳於晉書不傳當王敦逆志方盛下據石頭兵勢既振矣然止於殺周顗戴淵而退終未及篡代者畏侯據其上流其露檄遠近足以奪其氣也然則侯雖被害於敦不獲以功名終然固可謂人有造

於王室矣其喪後歸葬丹楊迄隋滅陳廢丹楊縣析丹楊北境入江寧故侯墓今在江寧界人呼其地曰甘墓岡甘氏居其側者尚有數百家云皆甘侯後也墓碑中失有鉏地者得碑曰梁州刺史甘府君墓乃復辨之然墓崩壞屢修不固嘉慶十六年裔孫福字夢六出財修之於墓門之前環巨石爲址可以歷久不圮乞余爲記自余來江寧欲尋晉室建平諸陵及當時名賢墓隴如李白所云衣冠成古邱者皆漫無其迹矣惟甘于湖敬侯及卞建興忠貞公墓修整可瞻良以兩公皆有子孫恒依此土時省餙以彰前烈之賢此固考古思德者所

爲深幸矣而夢六追遠致恭之意亦足稱也嘉慶十六年四月　日桐城姚鼐記

安慶府重修儒學記代

古有成均鄉黨州閭之學而無祀先師之廟釋奠則於學設席以祭祭而徹之後世學廢而孔子之廟興至宋乃因廟爲學自元明至　國朝悉因其制覩仰聖人以啓學者效法之思制異於先王而意未嘗不合也安慶府治始於南宋嘉定年黄勉齋先生之所營建意此府學之興亦必始勉齋乎恭維我　列聖御宇以朱氏之學訓士而勉齋朱子之高弟也其守此郡以朱子

之學教於一方雖當時支撐江淮戎馬之閒不竟其志事而其意可思也昔當朱子時有象山永嘉之學雜出而爭鳴至明而陽明之說本乎象山其人皆有卓出超絕之姿而不免賢智者之過及其徒沿而甚之乃有猖狂妄行為世道之大患者夫乃知朱子之教之為善也近時陽明之燄熄而異道又興學者稍有志於勤學法古之美則相率而競於考證訓詁之途自名漢學穿鑿瑣屑駁難猥雜其行曾不能望見象山陽明之倫其識解更卑於永嘉而輒敢上詆程朱豈非今日之患哉安慶府學歷代屢有損壞脩復今某來撫此土又值其年

久功弊乃合官民計量出財而脩之自嘉慶十三年月起工至次年　月畢工用銀一萬　千　百兩自大成殿外及門廡階砌及旁附祠靡不整飭吏民請紀其事余幸嘗海宇清晏庠序大興之日臨勉齋之舊治仰企勉齋道德渺不可追惟近推　聖天子崇教之心而遵循朱子勉齋之舊訓願諸生入是學者一遵程朱之法以是為學毋遷異說至其修建興革之細碎者則不足載云

重修境主廟記

龍谿水出羣山之中衆谿交絡匯而奔出龍泉之口橫

鮮寒谿隘是建境主之廟唐中葉桐城丞張公孚卿有德政於茲邑歲旱禱雨水大至溺焉縣人思而祀之於此謂之境主自唐至今廟或圮壞民輒新之豈非賢者之澤垂留者遠而愛慕者深哉嘉慶十三年歲大水潛霍山中蛟出毀田廬殺民人患甚劇而桐城獨免民尤以謂張侯之庇我也其祠有損壞者衆出財脩而新之是年秋末余自江寧歸往遊龍眠策杖渡谿水至公祠下瞻新宇之既成同衆仰戴公之無數也遂書爲記云

萬松橋記

徽州之縣六其民皆依山谷爲邨舍山谷之水湍悍易

盛漲爲行者患故貴得石橋爲固以濟民吾至徽州觀其石梁之製堅整異於安徽他郡蓋由爲之者多石工習而善於其事故也郡之東南有葉邨邨北大溪東流達休寧漁亭以合新安江水邨東西各有小溪北流入於大溪兩小溪上有石橋四皆葉君廣菴一先人之所爲也而大溪曲當邨口有萬松亭亭側架木溪上爲橋曰萬松橋時爲大水決去邨人病之欲易石久矣然其功巨不可就乾隆五十三年夏徽州蛟水發葉邨之南山崩阤壞田廬毀橋岸其後數年民脩田廬既飭而山之崩壞未復地脈虧敗葉氏以爲憂輦出財脩之衆舉

葉君掌其事與石培土山之形勢不逾月而完餘銀數千兩衆喜復請君董爲石橋於郡戶當昔蛟水之發山隕一巨石於地方三丈餘葉君視其質堅而理直取爲橋材嘉慶七年九月橋成長十二丈廣丈六尺高如其廣仍名之曰萬松之橋猶有餘石與銀葉君使工復爲石橋於其溪之上流曰西關橋而郡之左右舊橋盡修而新焉當蛟起之年余適在歙見被害者之遠且巨甚可傷痛今葉公爲橋乃反因其隕石之力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豈非智乎余嘉葉郡之族不吝財以營公事而又得葉君之誠篤而明智普任其事以督之故衆工無

不舉是皆足書也嘉慶六年八月桐城姚鼐記

節孝堂記

國家於女子節孝著聞者有旌揚之典有列女之祠所以表章潛德風勵閨閫者蓋至矣然天下賢女秉節守道或貧可貴而於旌表之例有不合抑或身亡無後及有後而衰困孱弱不能舉報其爲懿美吏不能知若是者亦有之是以江寧孫生金相作節孝備考錄以廣旌典所未及者其書成爲節使守土諸賢所稱善矣惜孫生蒐舉未已而身泯喪江寧士大夫皆欲依其法考詢而增益之郡中故有恤嫠公局今司其局者就其堂爲

錄中節孝祠所地狹不能人立一位乃合作一神牌而列書之春秋得展禮焉名其堂曰節孝之堂其續有稱舉可徵者同人爲核實再刻續編而後書之以防遺濫余登其堂嘉諸君之誼輒書以爲之記云嘉慶十一年五月五日桐城姚鼐記

寧國府重脩北樓記

佳山水名絕著爲古今賢士君子所頌歎四海之內可百餘區雖其所以稱盛之故大體略同而其間各有絕異之境非人意度所至有必不可以相似之地儷而一之者此天地之文也君子因所身過覽天地之至文以

養神明之用是爲智而已若夫較量優劣之論則智者所不爲余素持是論往時丹徒王禹卿侍讀最取其說而稱之今夫江以南列郡之名樓鎭江有北固寧國有北樓其山勢皆自南入城陂阤再聳樓當城北而面南山此圖可傳言可著者也而其各有獨絕之異境非親覽不知圖與言不能具也而此二樓皆在太守署內余嘗數至丹徒不識其太守不獲登北固幸識寧國太守魯君矣而余足迹未至宣城二地之勝故皆想慕而不見焉嘉慶十一年魯君爲守之三年治內謐安惜故北樓之頽做命工飭之既竣以書告我使爲之記余謂君

賢明仁決善吏事而能文章可謂智者也文王侍讀弟子家於丹徒而臨宣州其成是樓也余雖未登而能用吾意以觀於其間將以踰越謝元暉李太白之所嘗得者非君而何爰書以為之記君名銓乾隆庚戌科進士其樓之落成在嘉慶十一年　月桐城姚鼐記

遊故崇正書院記

江寧城西倚山古因其勢作石頭城今古城盡變而石頭之一面不改也石頭城內清涼山巔有翠微亭南唐暑風亭址也亭下稍西有僧寺南唐所為清涼寺也寺之左明戶部尚書耿定向為御史督南畿學時建正誼

書院於此迄張江陵柄國毀書院江寧諸生改爲祠以祀定向至　國朝祠亦頹廢矣今釋展西居之飭修其祠宇具完因建前後屋以奉佛居僧而俗猶因故名呼曰崇正書院其前有竹軒窈然幽靜可以憩暑後依山作小室丈許啓窗西向則萬樹交翳樹隙大江橫帶明滅其間爲登覽之勝余來江寧每裴亰翠微亭畔四望曠邈輒回憩其室展西亦喜客來具茗食相對今年余與太倉金蘤䢼錢塘葉心畊至者再矣展西欲余有紀因書以遺後來遊者俾有考焉嘉慶十三年三月晦日記

甘氏享堂記

先王之禮墓藏而廟祭戰國乃有祭於墦閒至漢時而有塚舍蓋原涉以塚舍著名於京平王莽之世夫有祭則當有舍原涉特以舍之僭侈逾於常人耳計當時塚之有舍非第涉也至東漢而諸墓之禮上自天子下徧於士大夫之家此後世因俗制宜使先王復生必以爲不可廢也江寧甘夢六爲晉甘敬侯之裔嘗修敬侯之墓余爲之記矣茲爲其先君葬江寧南鄉毋山之東北去城五六十里歲時省墓祭祀無所託居乃買田建享堂六間於墓麓之前復以請余余聞夢六之先君子

生有孝行而蓼六繼之敬共於墓祀自遠祖及近皆有稱焉此固君子所樂予也因爲述古今之異禮而以當乎人心者爲貴乃復爲之記云

先宅記

貓先世自餘姚來桐城始居廊溪南至八世癸軒公居栗子岡南十世芳麓公居城中天尺樓宅先高祖端恪公居北門雁軒曾祖居南門宅曰樹德堂廊溪南宅今猶爲世寬公後人居之栗子岡南宅其宅與田今屬中翰公房裕綸守其業堂懸芳麓公爲禮部郎時稨尚存焉天尺樓宅至職方公令八房分居是宅以遺幼子故

至今爲第八房竹塢公後人居之天尺樓者其門樓名也宅最後後居樓五間鐵松中丞藏居樓爲職方公支祠乃與天尺樓宅隔分當芳麓公之世有鐵斧貫木甑從空飛來其聲甕甕甑內蒸秫猶熱釜容四斗許今在祠樓上雁軒者端恪公買北門倪氏宅也自天尺樓宅徙居之後五房分居其宅亦以遺幼子故爲第五房朔邑公後居再世售於潘氏潘氏毀折雁軒而別搆焉先曾祖羅田公自雁軒徙入樹德堂居四十年鼐生於樹德堂八歲時宅售於張氏伯父太史公與先贈大夫乃徙北門戶之宅曰初復堂今七十年矣宅少人衆不能容

必有徙鼐因修譜併記先世宅於此以爲後人考信焉

嘉慶戊辰臘月朔鼐記

朱海愚運使家人圖記

右圖一卷凡六人偉丈夫据盤石正坐長髯下垂者朱海愚運使公也衣藍簪桂憑檻坐若有言者夫人梁氏也左侍兩少年立稍前者公之長子字白泉者也後立手執蘭藥進者公次子字蒼巖者也姆抱小兒帶銀環倚檻右立者公孫奕勳也乾隆四十三年運使公年五十在揚州兩子未仕甫得一孫使工畫其家人相聚之像如此鼐於乾隆十七年入都與公相知公時倘無子

也其後公仕蜀中余仕京師相隔數年公返乃復得見公守泰安余解官至泰安歲暮風雪同登泰山夜觀日出公自爲之圖及公至揚州邀余主揚州書院於是相聚者兩年公旋病歸京師遂沒於京師至今日余不見公三十四年矣而復展對公像爲之隕涕公夫人已前沒次子蒼雖當得太守而亦病沒惟白泉再爲江南觀察與余相見最久爲出此圖其時白泉子奕勳爲山東黃縣令有聲圖中之銀環兒也白泉復有三子二孫蒼巖亦有子二人孫四人皆生於作圖後者家祚方盛可慰公地下余獨追感今昔閱六十年有如旦暮耄昏僅

存愴思冥漠因書爲置記云嘉慶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桐城姚鼐記

種松堂記

乾隆時宮保方敏恪公總督直隸居保定日念贈光祿中翰公塋兆未定乃作白首歸來種萬松之圖自題詩其上欲以身依先壟極悲思慕願之意云其後贈光祿葬句容之葆山種松蓋不啻萬及公薨亦歸葬葆山之東麓蓋公生未遂依壟之志而藏體於斯固亦可以安公之靈矣又其後今南耕尙書以母吳太夫人亡葬之葆山西麓蓋去宮保公作圖時五十餘年矣而長松茂

蔭蓋蔽巖嶂陰映雲霄十餘里外望之蔚然知爲万氏阡也乃作堂以爲基舍遵宮保之遺意名曰種松之堂夫所謂故國者非喬木之謂世臣之謂也今尙書將以功名繼宮保之後爲　國楨幹而丙舍之護蔭於茲日久日益然則睹喬木之盛而發世臣之思者其斯堂也歟嘉慶十九年七月晦姚鼐記

餘霞閣記

江寧城西四松庵僧彌朗居也庵後倚山有軒南向本民居衆買其地歸於庵方葆巖尙書嘗邀余登之喜其崇敞而惜其荒穢也嘉慶十八年冬陶熙卿暨其從子

于靜樂庵居之靜乃出財飭其敝壞種卉木治石磴作室爲陶氏讀書之所又於軒後爲閣三間西向臨江盡收江南北之山於檻內觀於夕陽時尤宜俾余名之乃取謝朓詩語以表其美且著閣所由始焉嘉慶十九年二月桐城姚鼐題并記

祭文

祭方葆巖文

嗚呼世有俊民爲時而出宜壽以康盡其才實竟奪以殞天胡弗卹惟昔恪敏績佐　高宗公孤髦年已有父風占奏有儀見於　帝宮弱冠授官旋復登第

密勿禁闥決事靡滯出從戎旃遠踰西裔躋陟崑崙雪
霜所閉裁奏軍幄招戎馬蹄旁行靑來受為吾隷屢以
其賢見知　先帝　今皇親政方面遂膺疲羸
是撫亂略是懲汔至淸夷治効益登建牙樹纛沿海而
還鯨波颶風談笑截乘萬里臺灣如涉溝瀆內治外攘
惠洽威棱為臣則忠為子則孝母老子遊陳辭內告
帝愍其忱朝請夕報奉母金陵寒暄滋芼出入里閭
書生衿帽抑抑其心恂恂其貌惟太夫人旣終其壽
天子賜慰　命官奠酹公營壙兆積勞在疚嗚呼遠
今面黧身瘦遘疾遂深不可療救　帝待公出作藩

作相民望公來兩膏保障公亦自期終吾喪葬日月猶長庶竭忠亮年未六十云胡泯喪要絰未除淚落屬纊公今往矣海內同惜況在親舊嘗從朝夕樽酒言笑翰墨間作鳳儀儼在瞻思疇昔茹悲陳詞酹茲虔奠 尚饗